



# 母子俩

吕 振 海 等 著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## 母子俩

吕振海 等著

\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(江西省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)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书号: 01418

开本: 787×1092 耗1/32·印張: 13/16·字数: 14,300

1958年11月第一版

195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082

統一书号: T 10110·183

定价:(6) 九 分

# 母 子 倆

呂 振 海 等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母子俩 .....   | 吕振海 ( 3 )  |
| 在高潮面前 ..... | 彭永辉 ( 7 )  |
| 赶 .....     | 李松贤 ( 16 ) |
| 老一代工人 ..... | 李如澍 ( 22 ) |

## 母子倆

呂振海

傍晚。小林媽拿個小凳子坐在門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“這孩子，怎麼還不回來？……”

燒晚飯的時候，鄉民政委員趙大中把小林叫到農業社開會去了。小林媽一聽說開會，斷定是為興建“金臨渠”的事。所以飯沒有煮熟，就催兒子先去開會。她做好飯，等了一會，見小林沒有回來，就把菜放到鍋里，坐到門口等。

外面漆黑。風，悠悠的吹來，桌上的燈火老是一跳一跳的。小林媽抬頭望望，天空有幾顆很小的星子，好象怕冷似的，老是往雲里鉆。她估計農業社的會快散了，怕小林一個人不敢回來，就到桌前扭小了燈，關上門，柱着棍子往農業社走去。

農業社的窗子上有幾個黑影在閃動，不時還有揮手的影子。小林媽正想推門進去，只聽見裡面傳出趙大中的聲音：“……現在別人的問題都解決了，只有小林家那四棵桔子樹還沒處理。小林！你看怎麼辦啊？想好辦法了沒有？”

小林媽聽到這話有些奇怪：“桔子樹怎麼啦？”她從門口悄悄的退回來，走到窗子口去聽。

“辦法沒有想到，”這是小林的聲音，“只有回去好好和我媽說說，我做不了她的主。……”

赵大中帶笑地說：“你当然做不了主，也不是叫你做主。只要你把這些道理向你媽說服說服。你媽不是那樣落后的人，去年，那几棵桔子树丰收，收入增加了，还主动向社里要求减少五保金呢！……”

“你向媽媽說清楚，”听不出这是誰的声音，“金临渠这个工程很大，建成以后可以灌二十几万亩田！这是造福万代的事。大家都應該支援。渠道經過的地方，人家住的房子都要拆掉，你家那几棵树不砍怎么行？”

听了最后这句话，小林媽全明白了：原来是为了开渠要砍掉那四棵桔子树。心想：“誰說过不愿意砍？說这话做什么？”

“你对你媽說吧”赵大中又說話了：“上面工段早就开了工，后天就有民工来我們这里挖渠道，你家那四棵桔树在一两天內就得砍掉。我們研究好了：砍树照价給錢，另外給你家增加五保金。……”

只听小林在大声回答：“我保証回去就对媽說。因为她那几棵树看得比什么都貴重。去年摘桔子时，我沒注意拆断了一个枝子，把她气得还哭了一場！現在要砍掉它，我看媽一定不会肯。”

听到这话，小林媽可有气了：“八成是你不愿意，故意往我身上推！小冤家，今天才曉得你！平时人們都夸你是个好孩子，沒想到你是这样……唉，沒有过过旧社会的苦日子，那能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。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想进去，向大家表明自己的心愿。正推着門，一个新的念头又湧了上来：“也許他真不敢做主，……孩子到底还

小，十三岁不到呀！唔，等下回去看他怎么对我宣傳說服？”她笑着从門口退回来往回走，站在轉弯路口大树下等着儿子。

路上，小林媽一心等着儿子开口，小林問东問西，却不提剛才开会的事。走到家了，还是不提。老是回避着臉，偷着看媽的臉色。这只怪他对自己的母亲还不了解，怕媽媽曉得砍树的事会难过，因此自己却先緊張起来。

“今天开会說了什么事情？”小林媽只好先开口了。

“沒有什么事。先吃飯吧。”

“沒有事情？我第一次听說开‘沒有事’的会！”

“事是有事情——吃飯吧，媽！餓了！”小林望着媽的臉吞吞吐吐地說。心里却象一鍋燒开了的水，翻翻轉，不知怎样对媽說下去。

小林媽抿着咀笑笑，沒有再問。母子俩把菜飯端到桌子上就吃飯。吃罢飯，小林媽又問开会談些什么，小林說：

“媽！我們这里要开个金临渠，你曉得吧？”

“什么‘近邻居’？我不曉得！”小林媽又故意装出什么也不懂的样子。她想，今天正好考一考儿子。

小林尽力鎮靜了一下，用手比划着說：“就是前几天我向你說的那个“金临渠”，灌田用的。听說能灌二十几万亩田！可大啦！”小林一边說着，发现母亲的臉上露出滿意的样子，就放大了胆子繼續說：“媽！別人都去当民工，出点力；你有病不能动，出点什么力呀？”

小林媽心里早就明白了，孩子，确实是个好孩子，她怕媽思想搞不通，还知道轉弯抹角，由远說近呢！她索性把这出戏演下去，回答儿子說：“我才不出那个力呢！他修他的

渠，我也沒有田，得不到什么好处。”

“媽！你不能这样說呀！开渠对大家都有好处，是造福万代的事，怎么对我们沒好处呢？”

小林媽瞅瞅儿子，心里觉得甜蜜蜜的，嘴里还是說：“我一身是病，你又小，怎么出力呢？”

“媽！你可以出力，就怕你不肯。”

“乖崽，有力可出，哪有不肯的呢！”

小林听到这句话，便往媽身边挨挨，进一步說：“媽！金临渠这个渠道很大，它經過的地方，房子都要拆掉，有树的地方，树也要砍掉，要是它靠我們房子这里經過，你肯拆房子吧？”

小林媽知道儿子的話要挨边了，心里早已激动得忍不住了，非常慷慨的說：“肯！要真叫我拆的話，明天就拆！”

这一說，小林馬上就消除了一切顧慮，便直截了当的对媽說：“媽！房子是不要你拆，大中叔說了，只是我們那四棵桔子树要砍掉。”

“啊！砍我的桔子树？誰說的？你答应了沒有？”小林媽又装着非常着急的样子。小林可慌了，赶忙拉过媽的手，央求說：“媽！媽！媽！他說砍树給你錢！还給你增加五保金！……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小林媽一把把孩子抱了过来，大声的說：“林，小林！你做的对，对！媽愿意，愿意！一百个愿意！……你媽沒有忘記过去的苦日子。”說时，在儿子的头上亲了几下，激动得眼眶湿润了。不曉得为什么，小林也扑在媽的怀里哭了起来，眼泪流到媽的衣服上。

## 在高潮面前

彭永輝

早晨上班的时候，回采六区的区长刘細生还是气鼓鼓的，他边走边叨唸：“哼！說我保守，說我落后，我我……”

原来，昨晚十点多鐘的时候，他和支部書記王炳云为了修訂生产跃进指标有过一場激烈的爭論：王炳云主張把原訂計劃再提高百分之三十。刘細生說这是乱喊乱叫。在他看来，今年的劳动力比去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，而产量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五，这已經跃进了一大步。他举出很多理由，不同意再提高指标，頂多把具体措施作些补充就行。左說右說，王炳云沉不住气了，冲口說了一句重話：“老伙計，大家都在跃进，你怎么这样保守呵？”刘細生一听“保守”二字，气冲冲的拔脚就走，昨晚一夜都沒睡穩，到今早上班，还是气鼓鼓的。

到办公室不久，王炳云也来了。就和昨天沒发生什么事情一样，他习惯地、亲切地对刘細生叫着：“老伙計，大伙在开小組会討論跃进問題，我們也去听听吧？”

刘細生昨晚也想到不應該对王炳云发态度，今天，又看見王炳云对自己仍然是这样誠懇，更感到不安，帶着抱歉的神色咄咄地笑着：“好呵！好呵！”就跟着王炳云到井口会

議室來了。

會議室里傳來一片歡樂而激動的聲浪。

“差再遠俺們也不怕！”一個豪邁的山東口音：“俺們是社會主義國家，只要多動腦筋，多想辦法，我看不消十五年，七、八年，就趕上他！”

“對！對！”很多人都興奮的連聲附和。

劉細生的心情也不禁振盪了起來。他加快腳步，向會議室走去，工人們見他來了，更加興奮地嚷着：“劉區長你來啦，咱們的計劃得再提高呀！”“提高了，我們好向別的區挑戰！”……

“哦！哦！”劉細生模稜兩可的答應着：“不過，再提高，那怎么去完成呢？”

“去學人家打眼放炮的先進經驗呀！”一個老头子急得咳了兩聲，搶着說：“我昨天到五區去看了一下，人家放的炮可真好哇！”

劉細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真叫人感到奇怪，他，李松生，這個外號“老保守”的老頭子，過去總是倚老賣老，說人家走的路還不如自己過的橋多，今天，卻說要向別人學習起來了，這……

“還有，”沒等他想下去，另一個人又接上來，劉細生轉眼一看，是第二采煤班的運煤機檢修工王志甫，只見他興高采烈的邊講邊揮手，“我們保證加強檢修，保證不因運煤機出事故影響生產，保證利用空余時間鏟余煤，保證不浪費一點煤，還保證……”他接連說了好幾個保證，越說聲音越大，手也越揮越有勁，好象怕別人家不相信他的保證似

的。

刘細生的心不禁跳了一下“真能嗎？”他几乎又要問了，根据他过去的經驗，运煤机問題，余煤問題，是个最不好解决的麻煩問題。

刘細生正在思索，只听见耳边不停地：

“我們……”

“我們……”

工人們一个接一个，搶着发表意見，好办法象永远說不完似的。大伙的热情可真高呵！刘細生受了极大的感动，他本想立即答应：“同志們！根据大家的意見，我們区的生产指标再提高……”可是他没有这样說，他还是想到：不能光凭热情呵，沒有十足把握的事，可不能随便答应。当工人最后要他答复时，他只是支支吾吾地說：“同志們！关于提高指标的問題，我們以后再研究……研究吧。”

王炳云一直沉浸在高度的激动中，他用敬佩而信任的眼光看着每个人，当他听到刘細生这冷冰冰的回答，感到很不对勁，立即站起来，坚定的說：“伙計們！你們提的意見、办法，都很好，就照着这般去作吧，我們区的計劃一定要提高的，至于提高多少，仔細算一算，再告訴大家吧！”

刘細生心里又是一陣震动，工人們的臉都瞅着他，使他坐不住了。

散会后，王炳云又找刘細生商量了一陣，他根据羣众的意見，分析生产上的潛力，又仔細算了一下細帳，覺得在原訂計劃基础上再提高百分之三十，把握足得很。并提議要用

这个指数向全矿各个采煤区挑战。

刘細生呢？却还是抱定老看法，当王炳云征求他的意見时，他咄咄笑着說：“老王！咱們停几天再訂計劃，看看情况再确定吧！”王炳云想了想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也笑着说：“行。老伙計，你要看就看吧！”

这几天，刘細生老是心挂两头，惦记着井下的生产，想下井去看看，矿务局又催生产計劃。每天一早，他总要向生产調度室詢問一下本区生产計劃完成情况，每当听說生产进度还是在原有的水平上，他就象吃了定心丸似的，感到自己的意見并沒錯，就会心安理得的埋头审核他的計劃。

这天，当他剛拿起笔来，准备把計劃最后定案的时候，李松生进来了，要和他商量个事。

老头子兴致勃勃地說：“五区的打眼放炮，我那天只是随便去看了下，只見人家炮来的好，至于炮眼的角度，怎么打法？炸药怎么装的？还鬧不大明白，大伙儿推我到五区工作面去专门学习一下，刘区长，你看怎样？”

“专门去？”刘細生反問道，“那你这一班的生产呢？我們訂的計劃很紧，少你一部水鎬，就要少出三十多吨煤啦！”

老头子笑着说：“今天影响点，以后可以补上呀，只要提高了效率，莫說三十吨，就是三百吨，三千吨，也都有囉！”

“嘿！看你！”刘細生不滿意的勉强笑了一下說，“学得来有不有用还不知道，可你少出三十吨煤是鉄板打屁股

——“实实在在的呀！”

“那你是不同意囉？”老头子有些失望了。

“不是不同意，我是为了生产呵！咱们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，可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呵。”

老头子呆呆的等了半晌，见他一心低着头搞计划，再也没有开腔，有些生气了：“刘区长，你呀！哼！”门砰的一响，走了。

这一向，把刘细生正算好的一个数字打乱了，他也有些生气：“这老头，怎么这样凶呀！”本想冲出去说他几句，又自宽自解地说，“算了吧，反正我是为了生产，随他去。”起身把门关上，一心搞他的计划。

下了午班，当他路过材料库的废铁坪时，忽有人在背后喊他，回头一看，是王志甫。只见他背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，笑迷迷的从废堆上跳下来。

“请你打张条子，领这些配件，”他把装在袋子里的生锈的运煤机配件给他看，“材料科说，要你打条子才给领。”

“这能用么？”

“能！能！”王志甫笑的眼睛更眯了，“只要擦擦修修，还能用！区长！我们有了这些东西，更有把握保证运煤机不出事故了！”

见他汗流满面的兴奋劲儿，刘细生感到有些惭愧，到办公室给王志甫打了条子后，心中盘算着自己下一步工作，他想，明天一定得下井了，四五天没到井下去看看，不知有什么問題？但又想到57年总结还没有作呢！辛辛苦苦搞了

一年工作，那些对了，那些錯了，也該有个归結呀！不能馬馬虎虎就这样过去呵！

“怎么办呢？”他給自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：明天去参加三班的进班会，发现有問題就下去，沒問題，就迟几天下去！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到井口进班會議室来了。

井口會議室靜悄悄的，他以为工人還沒到呢。进去一看，原来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李松生讲解什么，王炳云也已穿好了下井服，兴奋得笑咧着嘴在听着哩。

“嘿嘿，”李老头指着剛画好的一个打眼图告訴大家，“人家五区的炮眼是这样打的，在煤層的下部打二个斜眼子，上部打一个压炮眼，先放下部，再……”

“怎么？李老头昨天到五区去了么？”刘細生感到怪不是味，他自己是严格服从上級指揮的，也不能容忍他区里的工人不听他的話，忍不住粗暴的問：“李松生，你讲什么？”

李老头正讲在劲头上，听得区长这样神里神气的問他，很不高兴，也帶着不大理答的神气应了一句：“咱讲的是人家的先进經驗。”

“你昨天到五区去了么？”

“去了！怎么的？”提起昨天的事，李老头也不高兴，語气很硬。

这时，刘細生控制不住火气，大声地嚷着：“好！好！你无組織无紀律，影响了生产你負責！”

王炳云正要解釋，那个高大的水鑄工严冬生笑嘻嘻走过

來說：“刘区长，你不要乱給人家戴大帽子。昨天我輪休，我替李师傅上了班，那里影响了生产呀！”。

“唉呀！你？”刘細生想不到事情竟是这样，半天不知說什么好，最后才怀疑地問：“真的么？”

严冬生話里帶刺回答：“嘿嘿，区长，現在搞大跃进，咱們不会象你那样呵！”

“嘻嘻！哈哈！”大家哄的笑了。

刘細生一听，臉上火辣辣的，象个熟透了的蕃茄，王炳云見他这样，大声解圍道：“伙計們！刘区长誤会了呵！你們不应当这样对待区长，他也希望生产一天天往上升的呵！”

大家立刻止住了笑，显出抱歉的神色。严冬生觉得自己剛才失言了，想向区长道歉几句，一下子不知道如何說好，正在疚愧，李老头走过来拉着刘細生說：“区长！你莫見怪，我是炮筒子脾气。来！你經驗多，請你和我們一块儿研究研究，看这样行不？”

刘細生勉强笑了笑，走到黑板面前，心里乱透了：“我，我，究竟怎么啦……”他苦悶惶恐地問着自己……。

往日下午，刘細生到工作面总是指指这个棚子不好，那个棚子不对，今天，他看到工作面的棚子都架得整整齐齐的，觉得没有什么說的了，他感到自己在工作面是个多余的人，心里很不自在。正在这时，他看到王炳云在滿头大汗打水鉗，似乎找到了一个归宿似的，慌忙跑过去帮他干。不知怎么的，自己那双手不如王炳云掌握水鉗那么灵巧，王炳云

不时喊：“靠这边点！靠那边点！”

炮眼打好之后，王炳云和李老头他們又忙着装炸药了，刘細生照了照破碎的頂板，担心地说：“不能装这样多炸药吧？炸垮了頂板就危險呵！”

“不要紧！”李老头滿有把握的，“你看！”他指了指上面，我們的炮眼打的坡度不大，离頂板又很远，再加上棚子架的紧，棚頂决冲不垮！”

“还有”王炳云补充着說，“我們的炮泥硬度也适合，只要炮眼里多塞两同炮泥，爆炸力更冲不到頂板上了……”

刘細生感到羞愧，一个劲儿点头，他問自己：“我为什么沒想到这些呢？……”他的臉一陣陣发热，他第一次感到，近年来成天在办公室里忙着，拿笔杆的时间太多了……

一切都准备妥善了，大家都到工作面門口，放炮了，裏，似乎巷道都跳起来了，放完炮，大伙都涌到工作面来，看看煤都炸松了，而頂板呢，却象用刀切的一样平，沒有垮下来。李老头象小孩子一样笑咧着嘴的拉着王炳云和刘細生嚷：“成功了呵！成功了呵！”王炳云也兴奋得很：“是呵！成功了呀”刘細生激动得流了两滴眼淚，也跟着拍手欢呼。顿时，工作面充滿了欢呼声，王炳云走近刘細生身边，想和他說什么，刘細生也意識到了，伸出手和他紧紧握着。

……

出井的时候，工会組織了腰鼓队来迎接他們，把一朵一朵的大紅花，扣在他們的胸前，掌声呀，笑声呀，鑼鼓声呀，一个劲的响着，那熱鬧劲儿，使整个山谷都沸騰了起来。

